

2017 · 上

中国 现象学与 哲学评论

第二十辑

德法现象学的新视域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 上

中国 现象学与 哲学评论

第二十辑

德法现象学的新视域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法现象学的新视域 / 倪梁康等编著.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6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第二十辑)

ISBN 978-7-5327-7501-9

I. ①德… II. ①倪… III. ①现象学—研究—德国②

现象学—研究—法国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310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第二十辑)

德法现象学的新视域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564,000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501-9/B·436

定价: 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常务编委 倪梁康

本辑执行编委 朱刚 张 伟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春文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陈小文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丁 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方向红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关子尹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靳希平

北京大学哲学系

柯小刚

同济大学哲学系

李章印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梁家荣

同济大学哲学系

刘国英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倪梁康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庞学铨

浙江大学哲学系

孙周兴

同济大学哲学系

王庆节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吴增定

北京大学哲学系

熊 林

四川大学哲学系

杨大春

浙江大学哲学系

张灿辉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张庆熊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张廷国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张 伟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张祥龙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张 旭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张再林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张志扬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朱 刚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目 录

【德法现象学的新视域】

列维纳斯论“家”和“家人关系”

——绝对他者牵拉出的生命道德时空 …… 张祥龙(3)

所与之谜

——从奠基的角度看 …………… 钱 捷(27)

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的“笛卡尔形象”

——基于既有公开作品和《黑皮笔记》文本的
考察 …………… 张 柯(36)

他者的看与触

——萨特现象学的他者感性学 …………… 吴俊业(83)

芬克的游戏思想 …………… 张振华(114)

Χώρα 与存在

——德里达与海德格尔对于《蒂迈欧篇》的
阐释之差异 …………… 尹兆坤(139)

新现象学的“意识哲学起点”及其变奏 …… 冯 芳(154)

“第三记忆”探赜与辨正

——论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中的一个核心

概念 黄 旺(182)

【现象学研究】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波兰] 罗曼·英加尔德(207)

回忆胡塞尔 [德国] 马克斯·米勒(240)

于哥廷根时期在胡塞尔身边

..... [德国] 赫尔穆特·普莱斯纳(247)

现象学家庭学的基本问题

..... [德国] 汉斯·莱纳·塞普(261)

【自身意识专题】

一个意识的非—自我论的(non-egological)概念

..... [立陶宛] 阿隆·古尔维奇(297)

自身是一种社会建构吗? [丹麦] 丹·扎哈维(317)

寻找自我：从洛采到舍勒的对自身意识的早期现象学

解释 [奥地利] 圭劳莫·弗雷谢特(354)

【现象学随感】

短暂的相逢 [日本] 芳贺檀(395)

二十忆念

——写在第二十届中国现象学年会召开之际

..... 倪梁康(399)

编后记 (409)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征稿启事 (410)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 (412)

(本辑助理编辑：李志璋、吴思涵、宋文良、俞雪莲)

德法现象学的新视域

列维纳斯论“家”和“家人关系”

——绝对他者牵拉出的生命道德时空

张祥龙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为何像列维纳斯这样一位讲绝对他者、超越、无限性、主体性的哲学家，会以家——涉及到居住、劳动、家政、与自身共在家、家庭等——和亲子关系为讨论的一个重要枢纽和深入开展？难道家人关系中有他者的绝对超越吗？除了这位哲学家的犹太教背景等因素外，如果从哲理本身的角度来寻找答案，那么情况似乎是：他那些众所周知的学说，比如“绝对他者”“面容(脸，脸孔，面孔)”“形而上学”“无限性”“孤独的主体”和“道德先于存在论”等，如果没有“家”和“家人”的中介，没有与之内在相关的一系列思路如享受、爱欲、女性、父子，则没有可被人真切理解的思想活体。所以他要以家为“形而上学上不可逃避的结构”(TI, 306)^①。正因为这纯哲理之家——而不仅仅伦理学之家、社会学之家——的出现，他者的面容有了身体和居所。

但如何能够从“无限”非对象化、非在场化的“形而上学”落地为“家”呢？海德格尔在其思想的转向期，曾通过追究存在的本义或存在的真理性，抬升非真理的遮蔽地位，提出“大地”(Erde)这样一个黑暗的、超功利算计的隐藏之源，为家的肯定性含义的出现和深化打下基础，甚至因此而将家视为与存在同地位的哲理源头。^② 列氏也要为家的呈现寻找超出西方传统哲学所有可能性——“不同于存在”——的跳板和基石。为此，《总体与无限》一开篇就要先讲“欲望”这么一个似乎离人的日常生活最近的生命现象。但它要能接通形而上学和家庭，就须不同于那可被满足的“需要”，而是原欲望，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欲望，对绝对他者的欲望。(TI, 34)它就像善，被它欲望者不会充实它，而只会加深它。“欲望是对绝对他者的欲望。在我们所满足的饥饿之外，在我们所止息的渴望之外，在我们所平息的肉欲之外，形而上学欲望着满足之彼岸的他者。”(朱译(《总体与无限》)，第4页)^③

由此，列维纳斯从思想形式上开始突破西方传统哲学，包括突破那种赋予意识和存在本身以整全意义的现象学。这种欲望不同于胡塞尔讲的意识，它有前意向性的维度，而且不可被意向对象满足；欲望又不同于海德格尔讲的存在本身或能存在的生存势态，它所欲望者比无更少，比存在更多，它是不

①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bbr. as “TI”), trans. by Alphonso Lingis, The Hague/Boston/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9.

② 参见拙文《海德格尔与儒家哲理视野中的“家”》，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6辑《现象学与中国思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6月，第3—36页。

③ 朱刚：《总体与无限》(简称“朱译”)，电子打印稿，其中标有法文版页码。这里给的出处即法文版页码。

同于、外在于海德格尔视野中的存在/存在者的另一种构造意义方式。

但它似乎还是太玄虚,虽然因此而可以与绝对他者和形而上学接上气,但如果这欲望总在欲望绝对他者,完全没有自己的肉身,那么它如何通向形而下的家庭呢?毕竟,在列维纳斯这里,这家不能仅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家(Heim, Heimat)。海德格尔讲的家那里有家乡、家园,有家居,有家中的灶火,有使家升华的艺术家、诗人和安提格涅这样的为家献身的决断者,因而有大地上的诗意栖居;但它缺少家人,即列维纳斯心目中的家庭里的他者,或互为他者的家人,因而被认为是还没有真正突破传统哲学的总体化。为了有家人,就必须让形而上的欲望感性化、身体化,获得享受(jouissance, enjoyment),化身为“爱欲”。“因此在列[原文为‘莱’]维纳斯看来与‘他者’的真正关系,在主体际中还是不可能的。他是通过‘爱欲’(Eros)找到了与‘他者’的本真关系。”^①于是在《总体与无限》的第三部分对“外在性和面容”的讨论之后,列氏要在第四部分“超逾面容”,马上投入对“爱”“爱欲”及其引出的一系列真正突破西方以往哲学思路的阐发,从而与东方思想相关了。

一、享受、享用和需要

让我们从第二部分对享受的讨论开始。享受是“凭之而活”(vivre de ..., living from ...)(TI, 110; II - A - 2)或“享

^① 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01页。

用”(朱译,第82页)。我们凭之而活的东西,如空气、光线、景色、工作、观念、睡眠乃至原本意义上的劳动,等等,首先不是表象的对象,也不是海德格尔讲的工具,而是享受的对象或“美食”,富于滋味,被欣赏着、美化着,从中得到某种独立自足的生活之活意。工具总要依靠总体中的他人(这种他人不同于超出总体的形而上学的他者),而凭之而活或享用则表现出同一化他者的独立,即享受及其幸福的独立。这独立似乎否认了他者,但也唯有从此出发,才能遭遇真正他者,因为享用着的享受已经在此感性化的独立中脱开了总体化的束缚,是我与真实人生的接触点。所以列维纳斯认为享受“已经是对存在的超出”(TI,113)。它现在还只是埋头享用,就活在这凭之而活里,忘怀一切地享用,而享用就是对需要的充分满足。可见,享受总有盈余,并凭此盈余超出了实用性,尽管它在许多情况下有实用性,也有坏结果,如过度享用烈酒、吸毒,但不能被还原为实用。它本身没有实用主义的心机。它的独立性首先是对总体化和存在连续性的中断,是与一切传统知性、理性,包括列氏心目中的现象学理性及其权能性的“分离”。

凭之而活当然需要某种他者,比如它需要营养生命的他者,但它的这种需要和依凭同时也是同化和统治,即将营养吸收和同化为我的。这就是享受的独立,或者说它造就的幸福的独立。因此幸福是生活的底色,痛苦是幸福的缺乏,而幸福不等于痛苦的缺乏(TI,115)。幸福的家庭并不都是一样的,而是因其表现了生活的盈余性而丰富多彩;反之,不幸的家庭倒是因其缺少这种根本的丰富性而趋于同质。由此看来,人的生活质地既不是中性的,由偶然决定的,也不是像佛教和叔本华所讲是痛苦的。人因为享用着享受所奉献的幸福——它

富含根本性的盈余——以及人具有的独立人格，而有超出了原子式个体的人格(同上页)，或者说一种超出了知识与权能化主体性的人格，而具有可以对抗总体性，包括对抗个体与普遍二元分裂的主体自我(ipseity of the I)^①。(TI,118)“生活的实在已经处于幸福的层面上了，并在这个意义上超出了存在论。”(TI,112)

二、需要的时间引到 劳动和家政

“我们凭之而活的东西并不[必然]奴役我们；我们享受它。”(TI,114)这也就意味着，享受尽管是独立的和某种意义上自足的，甚至是孤独的，但并不是封闭的。它的开口就是它要去满足的需要。尽管享受是对需要的充分满足，但需要依然处于它里面，因其与他者的内在关系而生出那为了享受又超出享受的东西。列维纳斯写道：

如果享受是同一之漩涡本身，那么它便并不是对他者的忽视，而是对它的剥削。世界所是的这一他者的他异性由需要克服了，需要点燃享受，而享受则回忆起需要[英译缺少这一分句]^②。需要是同一之第一运动；当然，

① “Ipseity of the I”不是个现成的自我同一之主体，而是为了自身同一的主体。它不服从个体/普遍二分，所以不是个别化主体(tode ti)，而是内聚性(interiority)，与它自己为一家(It is at home with itself, 以它自身为舒适)。这种卓越的孤独使它打破总体化而朝向绝对他者。(TI,118)

② “朱译”中的所有方括号[]是朱刚本人所加，而所有斜方括号[]是引者所加。

需要也是一种对他者的依赖,但这是一种穿过时间的依赖,它并非是对同一的瞬间背叛,而是一种对依赖的悬搁或延迟;因此,借助劳动或家政,它便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粉碎需要所依赖的他异性的尖锐本身。(朱译,第 88 页)

这引文中“同一之漩涡”可以理解为是享受的独立性,它建立在他者如世界及其元素的剥削而非忽视上,因为是需要满足使享受克服了他异性。享受之所以会“回忆起需要”,因为它在享用的自足感受中,也随时可能又感知到需要,而需要“是一种对他者的依赖”,一种“穿过时间的依赖”。时间就这样进到享受的同一漩涡里来,因而势必改变它的形态。不是对同一的瞬间背叛,也就是摧毁享受的自我漩涡,或将它降低为单纯的实用需要的满足,而是去悬搁、延迟需要对他者的依赖,而这“延迟”就造就了内在于享受的时间性,让享受的主体抬起头来,开始朝前后观看。这延迟的实现要靠“劳动或家政”(labor and economy)。朱刚将英译中的“economy”译作“家政”,孙向晨译作“经济”^①。朱刚在注释中给出了译为“家政”的解释:

“家政的”原文是“économique”,源于希腊文,是由“oikos”(家)和“nomia”(管理)两部分组成,原是家政、私人事务管理的意思。列维纳斯在这里说是“在这个形容词的词源的意义”上使用该词,我们这里将之译为“家政的”。(朱译,第 11 页注 2)

^① 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第 132 页。

孙向晨对这个词的词源与含义的解释与朱刚的几乎相同,并写道:“‘经济’在此是指以‘我’为中心的全部生活。也就是说,‘我’在‘家’的层面上所展开的生活就是‘经济’。”^①因此,的确可以将“économique”译作“家政”。列维纳斯从此处迈向家庭。

劳动减低了人的需要必须依赖于他者的状况的尖锐性,因为它改造事物使之适合人的历时需要,即那些超出当下的因而有时间跨度的需要。这样,人生活在世界上就不再是处于完全的陌生者之中,而是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有了“在家”之感。所以一方面,劳动造就了人的居所,经一济(经营—济助)着人的家居生活;另一方面,人之所以从一个根本意义上会劳动,而不是像其他动物那样服从环境,是因为人能居住,即便在享受时也有时间感。

享受必有身体,劳动也以身体特别是手的操作为特征。身体恰可体现享受—需要—劳动—家居的多重含义及其过渡递进。

我的身体不仅是主体将自身还原为奴隶、依赖那并非其自身者的一种方式;而且还是拥有和劳动的一种方式,是拥有时间、克服我应当享用的他异性本身的一种方式。身体是自身占有本身,凭借这种占有,那通过需要而从世界中解放出来的自我便成功地克服了这种解放所具有的不幸本身。(朱译,第 89 页)

需要之所以可以让人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中解放出

^① 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第 132 页。

来,是由于它根于欲望(TI, 117)。它让人与世界之间有一个不会被填满的缺口。人的身体让主体回到他者环绕的尘世,面对各种他者;但这种下降并不一定使主体自我变为客体,因为它扎根其中的欲望使它不会甘心臣服于对象化的他者。被需要驱动的身体可以通过劳动而克服他者们的他异性,拥有自己的时间,也就是让享用持续进行的可能。这样的身体就是“自身占有自身”,用我过去的劳动占有我的现在,用现在的劳动占有我的将来。“正是与他者的关系——它作为身体的提升而被铭刻在身体中——使得享受转化为意识与劳动得以可能。”(朱译,第 90 页)

三、居住和家

劳动(travail, labor)是一种包含了时间的经济或家政。这种身体化的生命时间必有其“空间”,也就是家居。而人的家居、家宅,都以居住(habitation, habitation)或居所(demeure, dwelling),也就是人对自身的原初聚集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给予居住、居所和家(maison, famille, chez soi; home, family, at home)以极其原本的地位。他写道:

任何对对象——即使它们是建筑对象——的考虑,都是从一个居所出发产生的。具而言之,居所并不处于客观世界之中,而是客观世界处于与我之居所的关联之中。那先天地构造其对象,甚至构造它处于其中的位置的观念论主体,严格说来,并不是先天地构造它们的,而恰恰是事后构造它们的,在它作为具体存在者已经居住